

微小说.....

长发及腰

张洪霞

父亲的一通电话，让她千里迢迢地赶了回来。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男友。

回来后，她才知道，母亲已住院多日。父亲叹了口气，说：“你妈一生要强，这还不让我告诉你呢。”

她和男友的出现，母亲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意外，看似平静，没有波澜，但她却捕捉到了母亲眼底深处那抹明亮而柔软的光。

母亲瘦了，瘦得有点脱相，露在被子外面的手臂，瘦骨嶙峋的，就像一截风干的枯树枝。母亲原本是大骨架的女人，如今干瘪得让她难以置信。刹那间，她的心像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狠狠地揪着，有点透不过气来。

在她心目中，母亲就是女强人，工作上雷厉风行，生活中说一不二。那时候，母亲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不管是节假日，还是休息日，哪怕是阖家团圆的大年三十儿，只要接到电话，母亲就会放下一切去公司处理工作。

赶上父亲在家，她是有家可归，赶上父亲出差，她就是邻居阿姨家的另一个孩子。阿姨家的女孩和她同龄，看着女孩和阿姨亲昵的样子，她羡慕得不得了，最让她眼热的是女孩留一头顺滑的长发。女孩靠在妈妈的怀里撒娇，一会要扎翘翘的小辫子，一会又要梳高高的丸子头。她站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一脸羡慕。阿姨抚摸着她短得不能再短的头发表，说：“这样子也蛮好的，精神着呢！”

是啊，一直以来，她就精神地留着男孩子一样的短发。

接下来的几天，她和男友分工明确：她在医院照顾母亲，男友在家陪伴父亲，兼做母亲和她的一日三餐。

她和母亲的话还是不多，她们都极力地想找点话题，可是只一会工夫，又会陷入无话可说的境地。那天，她坐在床前低头削苹果。母亲抬起手，想摸摸她的头发，可是手伸到一半又停下了，就像被钉住一般，举在那里不动，最后无力地垂下。这一幕刚好被来送饭的男友看见，他仿佛看出了母亲的心思，于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跟她说：“你的头发都没有我的长，跟假小子似的，为什么不留长头发呢？长发飘飘该有多好……”

男友还在自顾自地说着，压根就没有注意到她越来越难看的脸色，还有母亲无助而复杂的眼神。她嗖地站起身，对男友大声喊：“我就不喜欢留长头发，你要喜欢可以去找长头发女孩呀。”

男友一脸无辜，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让她如此激动。母亲侧过头，看向窗户，不再言语。

她飞快地跑出病房。中午的阳光明晃晃的很刺眼，坐在花坛边，她泪流满面地想着刺心的往事。小时候她的头发长一点儿，母亲就会给她剪短，因为母亲根本没有时间给她打理头发。在严肃、刻板的母亲面前，她怯懦得不敢说话，甚至一度说话有点儿结巴。最让她意难平的是稍大些，她自己能扎小辫儿了，母亲也决不允许她留长发，说长发会影响智力。让她至今不能释怀的心结是她上初三那年。学校为喜迎国庆节编排节目，她被舞蹈老师选中加入了舞蹈队。舞蹈老师看着她的一头短发，特意交代了她把头发留长一点，说到时要统一发型。她不敢跟母亲说加入舞蹈队，更不敢说留长发的的事儿。她知道母亲不会同意，只要是与学习无关的事情，在母亲那里，就是两个字：免谈。

恰好那些日子母亲在忙公司产品出口的事儿，根本无暇顾及她。

有天下晚自习后，她和几个同学在家属区门口排练舞蹈的几个超难动作。练着练着，最后只剩她和一个男同学。就在两个人有说有笑互相鼓劲儿的时候，母亲一脸黑地出现了，男同学吓得赶紧溜走了。

回到家，母亲气势汹汹对她一顿训斥，就连早恋的字眼也从母亲嘴里说了出来。“这就是你想留长发的理由？”面对母亲的逼问，她倔强地仰起头不说话。僵持中，她夺过母亲手里的剪刀，咔嚓几剪刀，剪掉了自己留了多日半长不短的头发了。

在母亲面前她没有哭。深夜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她捂着被子哭得撕心裂肺，泪水润湿了打开的日记本……

高考报志愿她选了一所南方大学，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很久都不回家一次。她一直以为强悍的母亲是铁人，铁人怎么会生病呢？

不知什么时候，男友已来到她身旁，默默地将她拥入怀中。

回到病房，母亲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过了好一会，才低声说：“对不起，妈妈那时的行为对你伤害那么大……”

她紧紧地攥着母亲的手，泪水又一次奔涌而出。母亲柔声说：“妈想看你留长发的样子，不知道还能不能……”

那天，父亲在医院陪伴母亲。她和男友回家换洗衣服。男友从盒子里拿出一样东西，把她推到镜子前，让她闭上眼睛……

回到病房，看到她的一瞬间，母亲笑了，是那种发自内心满足的笑。她盯着母亲的眼睛，在母亲的眼中她看见了亭亭玉立、长发及腰的自己。接下来的日子，她常常会躺在母亲身边，变得絮絮叨叨：“你要快快好起来，等我结婚生小孩了，你还得给我看小孩呢。”

母亲满眼的笑，连声说：“好，好，要是女孩，我还要给她扎小辫儿呢。”母亲拿出手机给她看，相册里全是梳小辫儿的教程。母亲的手轻柔地抚过她的长发。

她背过身，眼前一片模糊，心里却溢满幸福。

干干净净牛河梁

洪兆惠

去年4月末，正值漫山遍野吐绿的季节，我跟随省文史研究馆再次来牛河梁调研，同行的有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先生。与郭老同行，对于我这个红山文化的外行人来说，是偏得的学习机会，而且这样的偏得，以前已经有过一次。

在第二地点，我们站在最中心的三重圆环前。这一次，我用心去听专家关于三重圆环的讲解：它是红山古人基于对天象的认知而设计的祭天圆坛，它凝聚着红山古人对自然规律的观察与感悟。对于依赖大自然生存的红山古人来说，一年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是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而太阳运行轨迹恰好呈现了三个同心圆，夏至日行内环，春分、秋分日行中环，而冬至日行外环。祭坛坐落在女神庙的南方，在牛河梁主梁的中部，与女神庙构成北庙南坛布局，成一条南北中轴线。我们为古人的智慧惊叹，感慨，议论纷纷。郭老一脸慈祥的微笑，他说：“发掘的那天，我坐2号冢旁的那个地方……”郭老用手指了指，那地方位于2号冢与3号祭坛间，正是整个冢群的中心位置，也在南北的中轴线上。“向南望去，空旷开阔，感觉非常神奇……”这里引用郭老的话可能在个别词语上有出入，但他说话的情态一直清晰。那情态生动感人，让我们能够想象到考古人发现古人秘密时的惊喜和陶醉。考古人的每次发现，都是今人与古人跨时空的沟通、对话和共存共鸣。受郭老感染，我回身南望，想象

那时第二地点还没有大棚遮天，天是蓝的，山是绿的，天地一体，人融入其中，与天地贯通。我隐隐感受到一种依托，那依托感让我充实而又踏实。

那天走出展示馆，春日灿烂，有些刺眼，但我迎着阳光向南望去，继续着我的想象。红山古人祭天是何种情形？郭老说，在冬至那一天，应该在圆形祭坛前搞祭天活动。听了，我心里一亮。冬至标志着太阳新生，进入新的循环，阳气回升，万物复苏。这不只是一个招人的旅游项目，它的意义更在于通过一种庄严仪式，让今人去触摸红山古人的精神生存，去感受红山古人的心智和灵性，从而体悟人与规律、秩序的契合，培育敬畏感，把人引向高远和形上境界。一句话，这是一种精神的赓续和弘扬，越想越兴奋。可是，冷静下来又生疑虑，现实中的人能有发自内心的庄重和严肃吗？如果发心不庄重不严肃，那祭天只能是表演作秀。祭天活动不能搞成旅游项目，而应作为一种诉诸心灵的洗礼仪式。也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剧场，在假定的空间里，祭天作为一种艺术活动时，剧场营造的特定氛围才会让人们庄严起来。可以说，牛河梁祭天是一个很好的创作选题。

对牛河梁祭祀场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牛河梁是红山文化的中心，是“神的居所”。我心里一直在问：红山古人为什么选择了牛河梁作为文化中心？有专家回答

寻味山野

白小川

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四五月青黄不接时，这是山野对我们最大的恩赐。母亲有好多种山野菜的做法，不乏味还解馋，那时的我总比别家的孩子有口福。

辽南多山地，属长白山余脉，山林不大，一直绵延到很远，到哪里，我也说不清。站在山间，我能目及的就是山那边的学校。白驹过隙，回首30年前，也是这季节，放学时我们不走大路，而是直接上山，拿出准备好的塑料袋采山野菜。满山欢笑与童趣，一路嚼着酸爽脆嫩的酸浆儿，我们吃山，玩山。到家后把蕨菜单独挑出来，捆成小捆，立立整整，拿到商店去卖，每晚都会有几元钱的收入，攒着买本和铅笔，当然还有玻璃球、大头贴等小玩意儿。

山野菜里，最刺激味蕾的当数猫把把，一种最先破土的紫叶菜，味道浓厚刺鼻，有特殊的清香味。母亲会把最嫩的猫把把叶刺碎了，掺进葱花大蒜的辛辣，做成猫把把酱，再攥上一锅辽南满族特有的酸汤子，把做好的酱搅拌在酸汤子里，玉米面的酸爽搭配着山野菜的野香，带来最原始最天然的味道。



凉皮好时节

李浅浅

街面上小吃林林总总，我最喜欢的是凉皮。

凉皮历史悠久，据说源于秦始皇时期，是擀面皮、米皮、酿皮的统称，口味有麻辣、酸甜、酸辣、香辣等多种。我家附近就有一家门店，每年夏天开店，冬天关门，寒来暑往，20多年了，店主依然是那个身材瘦小、精明能干的女人。每次看见她都是系着围裙，挺直着腰板，面带微笑，一刻不停地地在摊位前忙碌，熟练地切着粉皮。

近些年，为了招揽顾客，她还在门口摆几张小桌，桌上的常客是赶时间的上班族、放学的孩子、外卖小哥，每天人来人往的，大多是回头客。案板上摆着拌凉皮所需的各种原料和调料，红的白的绿的各种食材地道新鲜。

它的好处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挑选食材，小小一碗凉皮可以做成千人千“面”。我常对店主说，多放凉皮和面筋，辣椒和白糖少许，胡萝卜丝、黄瓜丝、花生正常。店主总是面带微笑，麻利地戴上手套，把各种原料抓到碗里，用筷子拌匀。

吃凉皮最好的时节是在国槐开花时，大概是二伏天。似乎只有凉皮才能恰到好处地消解那时的暑气，跟胃口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给人带来熨帖的舒适感。我家楼下的步行道上有一排国槐，花开时，嫩黄色的小花香气四溢，露出鹅黄的小嘴在空中舞蹈，让人感觉有一种沉静，在身边一点点氤氲开来。过了几天，林荫路的地砖上铺满了一层小花，拈花一笑问，好像有了一

春天记忆

(组诗)

张丹哲

春风

春风，还是这样的习性
喜欢在河套里玩儿扬沙
一场又一场
迟迟不肯在预想的时间
转身

到来和出走一样没有规律
冷硬都被艰难吞下

河边柳和小桃花陆续绽放
河水也活泛起来
你还在冲刷一些旧脾气
面冷心热，其实不一定快乐

深刻记忆

打开窗户我就能
飞出去
像无影无形的空气
弥散在整个春天

山河、树木、道路、房屋
正在耕种的犁铧……
都在欣欣向荣
这何尝不是一种蓬勃的缘起

我对着窗户朝对面
喊一声，在不在
也许，并不需要听众
更不需要深刻记忆

母亲的雨水

清晨的雨水
布设大团清寒
把我和母亲隔开
我只得怀揣惦念
趴在冰冷的窗台

雨水已经流出小河的模样
那是蜿蜒到脑海深处的记忆
领我回到儿时光阴
看遍母亲的艰辛

一把米的期盼把母亲绊倒
比别人多扛一捆高粱
翻过一道沟坎
一只胳膊被三捆高粱压住
从医院回来，母亲胳膊上多了一层刺眼的白

思念的软肋
丝毫不能淡化她的美
雨水里春耕的喜讯
让母亲的眉眼温柔
那是从不低头的坚韧

母亲不在了
不停的雨水
人世的无度、冷暖
无时无刻不在敲打我
日子，都是湿漉漉的